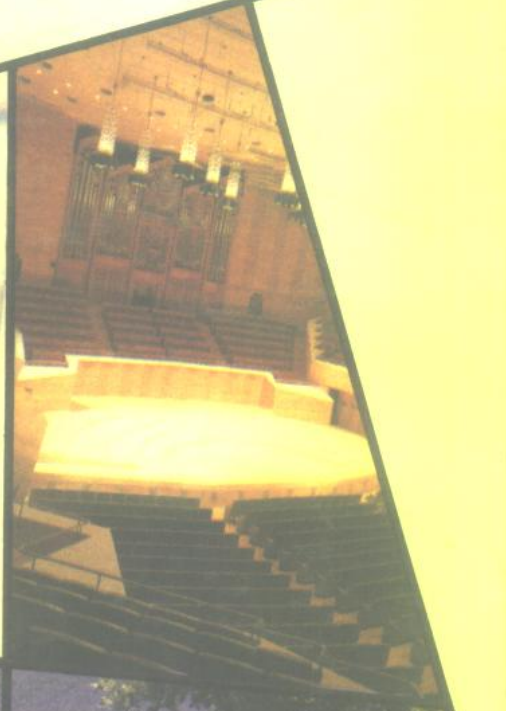




0023833

世界博览

精选
二



世界知识出版社

502284



世界博览 精选

(二)

《世界博览》编辑部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新敏 朱晓燕

封面设计：张晓莹

世界博览精选

(二)

《世界博览》编辑部编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9.75 字数：247,000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198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5012-0029-7/I·13 统一书号：10003·055

定价：2.20 元

目 录

• 本刊专稿、专访 •

我在美国唱大鼓.....	1
逃避中的追求.....	
——访美国“垮掉派”诗人斯奈德.....	14
重返舞台.....	
——访洛伊斯·惠勒·斯诺.....	21

• 政 坛 纵 横 •

欧洲的现代君主.....	26
美国总统的黑皮包.....	34
爱丽舍宫的秘密.....	40

• 人 物 春 秋 •

第一夫人成了编辑.....	47
孤独的旅人.....	
——诺贝尔传奇.....	52
海明威的“自画像”.....	61
蜚声世界剧坛的歌星——多明戈.....	69

• 史 海 钩 沉 •

暗箭.....	75
---------	----

日德意勾结的密使——大岛浩.....	83
横行一时的丹麦海盗.....	100
空中摄影的回顾与展望.....	105

• 中国与世界 •

一次难忘的航程.....	113
“穿针眼”的外国人.....	
——记澳大利亚青年汉学家白杰明.....	120
俄勒冈的中国医生.....	125

• 世界漫游 •

来自天堂的报告.....	
——巴黎拉雪兹公墓巡礼.....	129
班加拉齐之行.....	135
长矛尖前的绑架.....	141

• 环球采风 •

我怎能不爱生活?	147
奇特的体验.....	153
充斥全球的冒牌货.....	158

• 体育之窗 •

最后一场不戴手套的冠军赛.....	162
网球怪杰麦肯罗.....	171
室内爬墙运动.....	177

• 文化之页 •

处女作的命运.....	181
妇女美容方式的变迁.....	191

健身益智的杂耍.....	195
丑角艺术.....	203

• 台 港 专 页 •

流泪的“小丑”.....	206
做一个受欢迎的人.....	213

• 知 识 宫 •

英国纹章的来龙去脉.....	220
早期机器人的兴衰.....	226
日本的陈列食品.....	233
漫谈香水瓶.....	238
话说巧克力.....	243
胡椒的魅力.....	251

• 影 视 天 地 •

美国电影故事《还我孩子》.....	257
-------------------	-----

• 文 学 园 地 •

深谷.....	265
到室兰.....	278
埃拉的一天.....	289
三只乌鸦.....	299

我在美国唱大鼓

魏喜奎

我国的曲艺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它不同于京剧、杂技、歌舞，是以演员的独唱为主，一个演员以自己的演唱和面部表情，同时表演几个角色，把一出戏生动地展示在观众面前，没有很大的形体动作，伴奏的乐器也很简单。但是它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深为广大观众所喜爱，并且拥有不少曲艺迷。近年来，对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各种艺术团体纷纷出国演出。但不少人认为，曲艺这种独特的东方艺术，不易为外国人欣赏，所以曲艺很少到国外去演出。1984年1月，我意外地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的邀请，要我偕同我的老弦师韩德福到华盛顿去参加东方说唱艺术研究会的年会。赵教授是本届年会的会长，她在哈佛大学远东系教音乐与汉语，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戏曲。研究会有40多位会员，会员按照自己的兴趣，分别研究中国的京剧、昆曲、杂曲、皮影戏、木偶戏和通俗文学等，每年开一次年会，交流研究成果，举办有关的展览和演出。本届年会特



邀我去介绍中国的戏曲,并做示范表演。

为了把我国的曲艺介绍到国外去,我欣然应邀前往,但心中仍不免有些担心,美国人究竟能不能欣赏这种独特的东方艺术呢?我怀着既兴奋又有些忐忑不安的心情,登上了从北京飞往旧金山的班机。在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美籍中年人,他得知我是去参加东方说唱艺术研究会年会的曲艺演员,比刚才只知道我是演员更加高兴,说:“中国的曲艺演员到我们美国来,可是太稀罕啦。我们美国喜欢听中国曲艺的人很多,我就是个,不断地从收音机里听。你现在来,我们真太欢迎你啦。中国的歌舞演员、京剧演员来得比较多,惟独曲艺演员从没有来过,我们更要表示欢迎啊!”他的这几句话,使我对这次美国之行增添了信心。

美国也有曲艺迷

在旧金山,接待我的主要是海韵京剧社社长赵伯溪先生等十多位美籍华人。研究中国评弹的美籍教授白素贞女士和曾在台湾演京剧、说相声的吴兆南先生,分别从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和洛杉矶专程赶来。在赵伯溪先生为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代报》的记者高汝辑先生、《中国时报》的记者林心琴女士和旧金山华语电视台的人都告诉我,要把中国曲艺的情况介绍得越详细越好,说是“很多人看到你来的消息,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我们作详细报道”。华语电视台的人说:“我们的对象是旅美华侨、美籍华人,可也有不少外国人喜欢收看华语节目,台湾同胞看得更多。有些观众来信或来电话,希望你演唱,请你一定得满足这个要求。我们准备把这次记者招待会制作成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播出去,看起来这也还是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

记者们对于每一件伴奏乐器都很感兴趣,把弦子、鼓、八角鼓、木板、铁片一一拿起来细看,不仅问我使用方法,还让我逐样用给他们看,又好奇地问:“弦子和琵琶的功能是不是一样?”“八角鼓

为什么做成八角形？”我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单弦这种曲艺形式，就是由于用一把弦子伴奏而得名的。弦子，只有三根弦，也叫‘三弦’。三弦的担子（立柱）长，弹拨者的手上下移动的幅度大，才能用三根弦弹拨出动听的曲调。琵琶从构造到弹法，都与弦子不同。八角鼓，是演员演唱单弦时手里拿的辅助伴奏乐器，多用在唱开头的岔曲时。所以单弦这种曲艺形式，也叫做八角鼓。这种形式产生于清代，清代的统治者是满族，满族有八旗之分。当时满族贵族有闲有钱，不少人以这种演唱形式寻乐，作为消遣，其实也就是用它来消磨时间。八角鼓是那时的产物，做成八角，有象征八旗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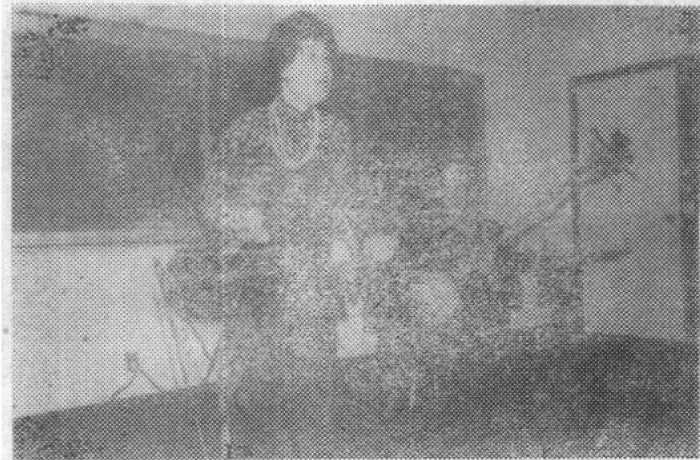
可能是由于职业习惯，或许是因为对曲艺感到新鲜，当我演唱时，记者们不仅屏息静听，而且注意细看；不仅看出我唱乐亭大鼓时手里的辅助伴奏乐器是铁片，唱梅花大鼓和京韵大鼓时用的却是木板，还看出来唱梅花大鼓和京韵大鼓时木板的打法不一样。他们也把这两个问题向我提出来。我告诉他们：“铁片打起来的声音清脆而显轻飘，因此以伴奏轻松、活泼的曲调最相宜。木板，又称‘檀板’，打出来的声音清脆而沉着，用以伴奏唱来庄重的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很合适。京韵大鼓以演唱慷慨激昂的情绪，表现英雄人物的唱段居多，如《三国》、《水浒》故事；梅花大鼓以演唱儿女情长的抒情段子居多，如《红楼梦》故事等。”

记者招待会的时间太短，许多人对我只是片片断断地演唱感到不满足。有鉴于此，赵伯溪先生当天下午约请这些友人到家里开联欢会。尽管我把一盘我在国内举办独唱会的录象带送给赵先生请他放映，可是大家都说：“有本人在这儿，还是看本人演唱亲切，这种机会是难得的。录象留下来，以后欣赏。”大家还要求我按国内演唱的形式来唱，说是“那不就等于回了趟国吗！”于是由吴兆南先生毛遂自荐担任报幕。我真没想到，这里的听众情绪那样热烈，不仅几乎句句鼓掌，而且还随着我演唱的感情变化时哭时笑。当梅花大鼓《黛玉归天》唱到黛玉和紫鹃诀别时，单弦《杜十娘》唱

到自叹身世时,听众们无不唏嘘落泪。乐亭大鼓《王二姐思夫》,又不断引起哄堂大笑。

台湾四大须生之一的李金棠先生听我唱完,不禁回忆起小时候的事,产生了浓厚的思乡之情。他说:“记得十几岁时,在北京常听魏喜奎女士唱,那时就很入迷。如今很多段子的名字记忆犹新,有些唱腔还想得起来。可是想不到几十年后能在这里重新听到,而且魏女士的嗓子竟然还是那么好!”赵伯溪先生接下去说:“你在北京,我在天津,我那时也是曲艺迷。父亲怕我耽误学业,不准我去听。我就偷偷地跟母亲要钱去听。一来二去,我对天津的几个杂耍园子就很熟了。那时候也管这些园子叫落子馆儿。后来我参加学生运动,被特务追捕,在走投无路时,就跑进一家落子馆儿去,由熟悉我的茶房(戏园子里的服务员)帮助我脱了身。这以后,凡是认识我的人都拿这件事当笑料,说:‘爱听杂耍,敢情还能避祸。要不多亏落子馆儿,你难免吃些苦头啊!’自从来到旧金山,几十年,曲艺听不到啦,有时候还真犯瘾!”

联欢会上,有几位说:“我们都有你《杨乃武与小白菜》电影的录象带,每有思乡之情,或者犯了曲艺瘾时,都要从头到尾看上一



在华盛顿东方说唱艺术研究会的年会上演唱

遍。”赵伯溪先生笑着说：“他们的录象，都是我这儿出品的。你这部影片在这儿放映时，我录了下来，他们都是从我这儿复制了去的。”

在华盛顿的年会上，接触的又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东方说唱艺术研究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美国几个大学里研究中国戏曲的教授、学者和个别留学生，也有少数是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教授，还有来自我国内地及香港、台湾的教授、学者。他们不象赵伯溪、李金棠二位从小熟悉鼓曲，有些人甚至从未听过。可是一旦听了我的唱，都极感兴趣。对各种伴奏乐器，也都好奇地争相围看，并且让我一一介绍。

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研究员明立国，只有30来岁，他和两位刚刚20出头的女留学生赞叹道：“听了你的演唱，才知道我们中国的鼓曲艺术魅力实在是大呀，这是我们中国的国粹呀！”又说，“可是象这样的鼓曲，在台湾是听不到的。过去曾经有位章翠凤，是著名的女鼓王。自从十年前她去世后，就再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了。”明立国还说，“即使章翠凤，也是一个人只唱一个曲种，不象你，一个人居然能唱这么多曲种，而且样样动听，各有特色。”

一位美籍教授对我说：“我以为《红楼梦》的内容，用曲艺演唱最合适不过，象你唱的奉调大鼓《宝玉娶亲》、《宝玉哭黛玉》、京韵大鼓《探晴雯》、梅花大鼓《黛玉归天》，感情表达得多么深切，多么动人哪！真是太好啦。”我问他：“都能够听懂吗？”他说：“中国的《红楼梦》是一部尽人皆知的名作，我对《红楼梦》非常熟悉，以前看过多遍。你唱的，尽管我不是每句都能听懂，可完全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又说，“为了能把鼓曲的每句词都听懂，往后我一定下决心学好中文。我想，如果



1962年在《红楼梦》鼓曲
专场演唱奉调大鼓

每句词我都听明白,会更觉有趣味,更要受感动。”

更出奇的是,这些与会者对王佩臣和《王二姐思夫》这两个名词熟悉、亲切极了。我的乐亭大鼓是按王佩臣的唱法唱的。《王二姐思夫》是曲艺里很有风趣的唱段,许多曲种里都有这个唱段。乐亭大鼓里,这是王佩臣的拿手活儿。年会上,赵如兰教授向大家介绍说:“下面要按照王佩臣的唱法,唱一段乐亭大鼓《王二姐思夫》。”台下立刻爆发出十分热烈的掌声,有人甚至喊叫起来。

赵如兰教授早就约我,年会散会后和她一同去波士顿。她让我在她所任教的哈佛大学把这次年会上的讲话和演唱全部录象,留做这个高等学府长久保存的教学资料。还说,将来要把讲话译成英文,以供不熟悉中文的人使用。另有一位旧金山黑沃尔大学的李培德教授,也约我去他们学校录象。李教授是研究昆曲的,她要求我录下与戏曲关联紧密的曲目,提出来要奉调大鼓《鞭打芦花》、单弦《杜十娘》和乐亭大鼓《玉堂春》。

我和赵如兰教授来到波士顿,正赶上学校放春假,师生都不在校。赵教授对我说:“讲课不能进行了,实在遗憾,只好等以后用录象来弥补啦。不过有十几位住在本城的教授和学生,一定要和你见面,听你讲课和演唱。”对于这样的知音,我当然求之不得。赵教授便约定时间,在她家里举办联欢会。可巧那天凌晨,刮起了特大的龙卷风,风雪交作,树木被刮折、刮倒了许多,地面积雪1尺以上,汽车行走极为困难。我想,今天晚上联欢会一定开不成了。赵教授却说:“他们准能来,谁也不会放过这和你见面的难得机会。”果然被赵教授说中了。联欢会上,大家不但听我讲,听我唱,后来竟有个女同学动议向我学习八角鼓,把赵教授和石清照教授(他在年会后回了加拿大,又特地赶来波士顿)也带动起来跟着学。赵教授的丈夫卞学瑛教授,是航空系教授,不但跟着一块儿学,而且学得特别起劲,还特为早起练“私功”。后来我才得知,他也是自小生长在天津的一位曲艺迷。

我这次赴美演唱鼓曲获得的成功,使我回忆起一段难忘的往

事。

周总理看《杨乃武与小白菜》

1957年，我们演出《杨乃武与小白菜》时，没想到周总理竟来看戏。那天我们在前门小剧场演出，它坐落在繁华的大栅栏街中间。这条街终日行人熙熙攘攘，每到午后，更是摩肩接踵，拥挤不堪，市里明令禁止车辆通行。那天周总理看戏时，严格遵守这项规定，让卧车停在前门大街，自己步行穿过大栅栏，来到小剧场。他来得稍晚一些，戏已开演。总理坚持等到幕间换场时才去入座，说是不能影响别人看戏。总理这样做，是尊重正在看戏的观众和正在演戏的演员。看戏当中，总理不时以掌声鼓励我们。终场以后，他来到后台，和我们握手，向我们致谢。总理和大家座谈刚才的演出，我们为他搬来一把软椅。面对这样的高级领导，我们谁也不好意思坐下来，总理风趣地说：“你们都不坐，不是让我脱离群众吗？座谈嘛，大家不坐下来怎么谈哪！”

总理说：“我看到报纸上的广告，知道你们演出这个戏，就马上买票来看了。”他肯定了这出戏，说：“我喜欢这出戏，不仅由于它是我小时候就常看的家乡戏，看了觉得亲切；更主要的是，这出戏平反冤狱，可没有歌颂一个清官。差不多所有平冤的戏都借助清官，惟独这出戏借助的是两官斗争，既平反了冤狱，又揭露了封建社会内部的互相倾轧。这出戏好就在那里。”

总理先指出我们演得好的地方，又从剧本、导演，到服装、道具等各方面指出不足。总理看得非常细致，跟我们说：“你们戏里穿纱宫衣的时候，绝不能空心穿，得在里面先穿一件衬袍，不然从纱宫衣内露出里头的衣裤，特别是两条腿，那就很不雅观，也是不礼貌的。”又说，“清朝官员帽子上戴的顶子、翎子，颜色是按照品级分的。翎子不能直接插到帽子上，要有个翎筒子在中间衔接，不然翎子不挺拔。”他要我们去找老舍先生请教，还可以向他学学清代的

礼法。他最后说：“如果你们把本子改好，压缩到两个多小时，把一切排练得合乎要求，今后可以请文化部夏衍部长考虑拍成电影。”总理真是负责到底，待我们找老舍先生时，他说总理已经给他打过电话。夏衍部长来前门小剧场，也说是总理打电话让他关心的。

我们年轻的曲剧，经过总理关心，又请来名家指点，不仅当时使《杨乃武与小白菜》质量有所提高，更受广大观众欢迎，演出盛况空前，而且对于曲剧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1962年这出戏拍成电影，总理亲自审查批准在内地、港、澳、东南亚发行后，曲剧在国内外的影响就更加扩大了。

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

1957年下半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全世界有130多个国家的青年参加这一活动，中国也派出代表。在联欢节的活动中，有戏曲、歌唱、舞蹈比赛。我国就从京剧、地方戏曲、歌舞等演出单位，选拔出500名青年参加比赛。这是关于国家荣誉的大事，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筹备工作。

与我同时被选中出席的有中国京剧院的杜近芳、北京京剧团的马长礼、李世济、李小春、云南省京剧团的关肃霜、广东省粤剧团的红线女，以及一些歌舞演员，500人组成一个中国歌舞团，由胡耀邦同志任团长。大家集中住在北京和平宾馆，进行出国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主要是排练，并由周总理审查。

我和红线女参加独唱比赛。我准备参加比赛的唱段是曲剧《天仙配》选段。我们剧团的人都认为这是神话戏，在国际上演唱能引起更多外国朋友的兴趣，同时也觉得这段唱在唱腔上有特色。北京市委和市文化局审看时，没有提出意见。但总理初审时却指出：“《天仙配》唱段，唱腔还要加强，起伏要更鲜明一些。”还说，“在国际上唱，演员的气质、台风、音质、音色和唱腔都十分重要，唱词和吐字，外国人不大注意。”接着提出：还要加一段北京地方色彩

浓的段子。他问我：“你们有没有八角鼓？”我说：“有。”他立刻决定：“那就再唱一段岔曲吧。”并且具体地指出：“选择一段写景的段子，唱的时候把八角鼓突出出来。”他还告诉我们：“你们看，只要把八角鼓往场上一拿，立刻会引起观众的好奇心，国际上没有这种乐器嘛，然后再把它用到唱中去。八角鼓的形状、打法和声音，都会使观众耳目一新，效果肯定强烈。”总理最后提醒我们：“八角鼓上的穗子要鲜艳，用大红的，最好长一些。”

根据总理的意见，我们加工了《天仙配》唱腔，选择了一段《庆中秋》岔曲。临出发前，总理最后一次审查，对这两个段子表示满意，可是又说：“伴奏上只用一把弦子，是不是太单调？国际上讲究大乐队伴奏，如果我们只用一把弦子，到时候气氛出不来，要吃亏的！”立时定下来：“岔曲，为了尊重传统，伴奏不变，仍然用一把弦子。曲剧是新兴的剧种，可以多加上几件乐器。”随后说：“时间紧迫，出国又有人数限制，不必另外抽调，由民乐队里选择两个人吧。在北京没有时间练习，到火车上去练。”并亲自指定：加一把二胡，一个琵琶。二胡用刘明元，琵琶用王范第。他说：“这两位虽然年轻，可演奏水平不低，都是搞独奏的能手。这次为魏喜奎伴奏，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呀！”总理这么细致具体的安排，给我参加比赛增加了勇气。

到莫斯科后，我们先为苏联领导人和苏联人民演了一场综合节目，我唱了《天仙配》选段和《庆中秋》岔曲。果然应验了总理的话，我的八角鼓从开始和观众见面，就赢得热烈的掌声。随着唱《庆中秋》，我手里举着它不断摇动，八角鼓四周木框上镶嵌着的八面小帘嚓嚓地响，鼓下头坠着的大红穗子频频摆动，我再不时地以另一只手的食指掸动鼓皮，发出清脆的蹦蹦之声。这一切呼应着活泼、跳动的唱腔，把台下观众的耳目全吸引到台上来。场内接连不断地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样高涨的情绪、活跃的气氛，是我在国内演唱中从没见过的。这次演出，等于比赛前的预演，也算是练兵。我想，比赛中我的节目可能不致于落选。

不过真到比赛时，我一看那种场面、那种气氛，又有些胆怯。如果演员没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和充足的火候，真要被打掉几分锐气。比赛和演出全不一样，那么大的剧场里，只坐着数得过来的少数观众，这些观众是130多个国家选派来的裁判员，也就是“考试官”哪！幸喜我从5岁起就在庙会上当着众多观众演唱，自13岁正式登台以来，什么场合都演过，论经验和火候还是有的。就这样，临上场前我还几次暗暗告诫自己：上台去可得沉住气。我终于镇定地唱完了两个唱段，也搭着我的弦师韩德福和请来的刘明元、王范第两位艺术高超，傍得严，托得紧，犹如在一盘菜里，加上了上好的作料和味精。当我唱完之后，“考试官”们竟然热烈地鼓起掌来。

等候评奖揭晓，也和学生等着发榜一样，心里总象有块石头不能落地。到了评奖的日子，全体人员齐集剧场，坐在台下，静听台上叫谁的名字谁便上台去。这时才宣布得什么奖，随后把奖接过来。在宣布之前，我们心里都没有底。我坐在台下，心里就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正在这时，听到叫红线女的名字，随后又听到叫我，我这才踏实了一点。可我究竟能得什么奖呢？我怀着猜谜似的心情走上台去。听到宣布我得的是金质奖章，这才把多少天以来一直悬在嗓子眼儿里的心放了下来。

后来，我从我国参加评委的同志那里得知，在评选时，许多外国的艺术大师们都认为，我的演唱声音甜润，富有民族特色，特别是我的道具八角鼓带着长长的大红穗子，非常新鲜、漂亮，给人以强烈的美的感受，一致同意给我金质奖章。

艰难的艺术道路

当我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手捧金质奖章时，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千。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和严师对我的教导，想起了那艰难的学艺生涯。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父亲原本不打算让我干曲艺这行，尽管我5岁时就在观众面前唱了，可那都是没有经过正规训练而学得的。到我8岁时，由于家庭生活困难，爷爷死了，没有人给父亲弹弦伴奏，父亲才接受我的要求，同意我干这行。当时父亲郑重地对我说：“你真要是下决心干这行，爸爸往后可得折磨折磨你，你得经得住吃苦啊！”这话正说在根儿上，干什么事，想不费劲，不吃苦，舒舒服服就干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演员要是没下过“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苦功夫，不用打算唱出名来。我开始正规学艺时，因为要应为父亲伴奏的急需，就连弹弦带喊嗓子练唱一块儿学。弹弦，最基本的是得找准担子（立柱）的上、中、下三个把位。那时我身量矮，弦子比我高，人坐下来，如果把弦子放在腿上，手就够不着上把了，只能把弦子立在地上。这样上中把都够得着，但是够下把，就得蹲下身子去。一蹲一站地练，十分累人。我学习那时候，正是隆冬酷寒，父亲却偏偏让我在露天地里练，尽管刮风下雪，也不准进屋里来。手冻紫了，冻僵了，疼得钻心，父亲也不准停下来暖暖。这么样一练，就得两个来小时。喊嗓子，不仅在天没亮时就开始，到漫空野地里去练，如遇风雪，还让脸对着风口喊。风噎得喘不过气来，沙子粒刮了满嘴。只要我稍稍侧转身来，父亲立刻把我推回去。我在万分不能忍受手疼、风噎的时候，曾大着胆子质问父亲：“为什么不让我到屋子里去练，非这么折磨人不可！”父亲一改严厉的面孔，两眼含着泪说：“孩子，为你将来能吃饱饭，能成好角呀！”同时又说了一番道理：“我们跟人家听主儿不同，赶上天寒地冻，朔风呼啸，在露天地里，人家可以抄起两只手，捂上鼻子嘴，咱们成吗？该弹，不是还得弹；该唱，不是还得唱吗？现在不这么练，将来怎么办？”如今，每到有人说我嗓子好，不怕寒热，经得住劳累，在什么情况下都能运用自如时，我便从心眼儿感激父亲当年对我的严格要求。

在舞台上有了些成绩之后，父亲又对我说：“艺无止境、艺不压身”，让我尽量多听、多看、多向前

